

# 鹤壁主城区的三次迁移

□张国庆

1957年3月鹤壁建市,至今已60年,作为全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载体——主城区由北向南先后3次迁移。查阅鹤壁市志书,可以看出每次迁移都有具体的时代背景,呈现出不同特点,有力地带动了全市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。

## 首次迁移: 从鹤壁集到中山

建市之初,虽然鹤壁集面积小、街道狭窄,民房、店铺、作坊相互交错,却是全市基础条件最好的城区,故被确定为市委、市人委(后来的市政府)的暂驻地,市委、市人委机关设在鹤壁集主教堂内。

随着市直机构不断设立、干部队伍逐步壮大,小小的鹤壁集无法满足开展工作的需要,建设新市区迫在眉睫。市委、市人委经过考察论证,认为市中心大胡(因紧靠大胡村而得名,规范称谓鹤壁,即现今山城区政府所在地)虽是一个丘陵盆地,但地势相对较为平缓开阔,且不占农田,适于城区建设。

建造一个新城区并非一日之功,需要一定时间。在此情况下,为保证工作正常开展,1957年12月,市委、市人委只好临时由鹤壁集迁至地理条件相对好的中山城区。

此次迁移,推动了中山城区基础设施建设。到1958年底,羑河大桥、中山影院、中山百货仓库等相继建成,中山至鹤壁集公共汽车开通运营。伴随基础设施建设,鹤壁市的工业体系开始创建。鹤壁集、中山除煤炭外,机械、陶瓷、耐火材料、造纸、水泥及肉类、糕点、面粉加工等行

业纷纷兴起。

## 再次迁移: 从中山到大胡

1959年1月,市委、市人委由中山迁至大胡,并在此一驻就是40年。

当年,大胡中心城区框架形成,红旗电影院、百货门市部、人民体育场、鹤壁市交际处(鹤壁宾馆)、工人文化宫相继建成使用,人民公园、建材、机械、纺织、服装、食品等多业并举的格局,为全市行业最为齐全的城区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胡城区逐步扩大,相继兴建了一批重要建筑,如市红旗百货大楼(1964年)、市烟酒公司大胡仓库(1964年)、东方红广场(1968年)、汤河街百货商场(1970年)、春雷饭店(1976年)、鹤壁中转播台(1977年)等。巍然矗立在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像(1968年)则成为鹤壁市新的地标性建筑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,城市设施得到提升和完善。主干道相继翻新,铺上了柏油。街道得到亮化、美化。鹤壁军分区、市广电局、市邮电局等机关办公大楼、红旗商场、红旗街地下商

场等建成使用。

按照城市建设规划,大胡城区按不同的功能区布局。如红旗街东段片区是以市百货大楼、红旗商场、鹤壁宾馆、长虹大楼为中心的商业区,中段是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及鹤壁矿务局等机关办公的行政区,西段片区则是由鹤壁剧院、建设影院、图书馆、群艺馆、电影公司及东方红商场等组成的文化商业区。北部的汤河街为工业区,沿街分布着阀门厂、标准件厂、矿山机械厂、重型机械厂、无线电四厂等数十个

企业,鹤壁市大部分重点企业驻在该区。为便于职工工作和生活,生活区多建在机关、工厂周围。

至2000年,大胡主城区的工业经济形成了以煤炭为主,电力、电子、化学、医药、冶金、建材、机械、纺织、服装、食品等多业并举的格局,为全市行业最为齐全的城区。

然而,因地有限,此时的大胡已趋于饱和,已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。同时,地处丘陵盆地,投资环境差,吸引外资能力不强。1986年浚县、淇县划归鹤壁市管辖,为鹤壁主城区再次南迁提供了空间。1992年7月,市委、市政府站在拉动全市发展、促进城市品位提升的战略高度,决定在全市中心、淇河之滨的大赉店兴建鹤壁市淇滨经济开发区,当年12月获省政府批准,成为全省首批省级开发区,当时规划面积23平方公里。

## 第三次迁移: 从大胡到开发区

开发区获批后,市委、市政府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,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,经济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。

1998年5月28日市委、市政府,1999年3月17日市人大、市政协先后入驻开发区,进一步加快了开发区的建设步伐。2008年9月,市委、市政府从更有利于全市发展的大局出发,对淇滨区、开发区的行政职能和区划进行调整,理顺了关系。从此,开发区轻

装上阵,专司经济技术发展,示范引领作用发挥更加充分。淇滨区负责城区建设,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更加协调、高效。2010年11月11日,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,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同期,市委、市政府积极打造主城区升级版,升级版主城区东至淇滨区钜桥镇乡道016线,南至淇县城南边界和大海线,西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,北至淇滨区南海路,规划面积约130平方公里,涉及淇县高村镇、西岗镇、朝歌街道办事处、桥盟街道办事处、卫都街道办事处以及淇滨区钜桥镇、浚县卫贤镇等7个乡镇(街道),97个行政村,20万人的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,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。

经过20多年建设,新区的经济与社会事业取得显著成效。为此,鹤壁先后荣获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”、“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市”、“国家森林城市”、“全国海绵城市试点市”以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等称号。2011年,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,鹤壁市居民幸福感指数排名第七。开发区辖金山、城北、东杨三个工业园区,建成面积13平方公里,入驻工业企业330多家,引进省外资金39.6亿元,光电子、镁精深加工、汽车电子三个产业效应明显,2015年工业产值56.5亿元,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.7亿元。

(作者单位系鹤山区地方史志办公室)



□王超

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。在漫漫历史长河中,历朝历代的书法大家星光璀璨,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。进入现代以后,汉字的日常书写形式由毛笔变为硬笔,与毛笔书法相比,硬笔书法具有更强的实用性。写出一手好字,已成为国人心中一个共同的梦想。

石璞老师自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青少年书法教育工作。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学书法与学音乐一样,需要一定天分和悟性,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宜学书法。但石老师并不认同这种观念,理科出身的他倡导将汉字的感性书写变为理性书写,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,他终于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每个学生的学书方法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石璞老师对九宫格、米字格等传统习字格式进行改进,发明了“方圆格”,它能有效彰显中国汉字“体方”之外的“圆势”。又经过十年的优化和完善,他于2008年11月创造了“方圆式”,它可直观映示字体结构中的黄金比率。之后以方圆格式为载体,总结出了基本书写规律,汉字结构七型28式,并为每式附上意象图画一幅。这种方法,能使每个汉字都有固定的书写规范,使每个习字者都掌握明确的练习技巧。无论学书者天赋厚薄、秉性如何,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习,假以时日,书写水平必定大有进益。这种字、格、图三位一体,直映书写法则和结构规律,把理性和感性在书写领域发挥到近乎极致的方法叫作“方圆定位习字法”。

余自幼跟随石璞老师学习书法,师从六载有余,虽资质平庸,然幸有方圆理性之指引,加之石老师因材施教,耐心点拨,终略有小成,对求学求业之路帮助甚大。高考时,受字迹工整之助,语作文接近满分,顺利考入重点大学;毕业后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,申论作文也取得很高分数,为成功应聘立下汗马功劳。卷面整洁、字迹优美的试卷,总会引起阅卷老师的青睐,多得几分亦属常情,更何况古便有书为心画、字如其人一说呢。

参加工作后,习字已经成为一种陶冶性情、放松减压的方式。每当工作之余,练上几笔之时,总会想起当年石璞老师在三尺讲台上海人不倦的情景,感触良多。

石璞老师从事青少年书法教育工作已近三十载,受益者不计其数,可谓春风化雨,桃李芬芳。如今他不辞辛劳,将核心成果结集出版《方圆定位习字法》一书,这既是我辈子弟之幸事,也是广大青少年书法爱好者之幸事。现恭为恩师作序,以为本书之引,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朋友成为方圆格式的受益者,愿《方圆定位习字法》成为汉字规范书写的模板和标杆!



主办: 古国宫(鹤壁)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书画室 鹤壁日报社

# 忆父亲

□李瑞平

每当看到别人回家探望父母,我就想起了我的父亲,心里酸酸的。父亲如果还健在,该多好啊!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,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父亲,您在天堂还好吗?

父亲在姊妹仨中最小。爷爷在父亲13岁时就去世了,父亲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,独自一人到太原工作。后来,因为奶奶割舍不下,父亲又回到了家乡。

1957年,鹤壁建市,急需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。父亲因为算盘打得好,被招到鹤壁矿务局二矿工作。因成绩突出,父亲很快被提拔为党支部书记。父亲成家后陆续有了我们兄弟姐妹。大哥在5岁时溺

水而亡,母亲受了刺激,整日以泪洗面。

父亲既当爹又当娘,每天骑自行车就像飞一样,买菜、做饭、操持家务。

小时候,冬天经常下半人深的雪,家里仅有的衣服都是轮流着穿。记得有一年的冬天,父亲抱着我去祭祖。我

衣服单薄,又没有穿袜子,被冻得浑身发抖。父亲就把手套套在我的脚上,并把大衣脱下来紧紧裹住我。父爱的温暖,让我终生难忘。

1984年秋天,母亲回老家办事,平时就爱干净的她,顺便洗了洗头。洗完后,

母亲感到头晕、头疼,就让邻居帮忙给父亲打电话。当我们赶回去时,母亲已经昏迷了。当时医疗条件有限,虽经过7天全力抢救,母亲还是病故了。父亲

陆续有了我们兄弟姐妹。大哥在5岁时溺

水而亡,母亲受了刺激,整日以泪洗面。父亲既当爹又当娘,每天骑自行车就像飞一样,买菜、做饭、操持家务。

到了2000年,我们几个都已成家,父亲终于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。一天中午,老来堂哥打电话说姑姑病故了,父亲马上赶了回去。姑姑是父亲幼年时的精神寄托,是家里的顶梁柱。

从老家回来后,父亲的精神大不如从前,吃不好睡不好。后来,到医院被诊断为肝癌,做手术发现已经无法治疗了。8个月后,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年,父亲68岁。

父亲,我们想您!有您在,回到家,您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;天冷了,您就买好了御寒的衣服;甚至去大胡开会,父亲也会带着我们。先把我们安顿好,开完会后,再接上我们去高门台饭店吃小笼包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,您却不舍得吃!

父亲,我想您,如有来生,我还要做您的女儿!

□祁传宏

魂牵梦萦的故乡祁营,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村中还有依然“服役”中的三口老井。全村居住着4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。村子东南方向的丁姓人家约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,丁家拥有一口老井,侧傍东池塘和两棵陈艾树。剩余的两口老井位于村子东西两头。村子东头的老井左右两侧临着芦苇荡和桃树林,村子西头的老井是一口兼具提灌的生产力水车井,相隔不远的是苇子坑和大田菜园地。

记忆里,圆柱形的井筒直径约一米五,皆由青砖垒成井壁和井口,井壁表层依稀可见丝丝缕缕的墨绿色苔藓,苔藓中又隐约可见供淘井人上下的蹬蹬。倘若你从井口一眼望下去,水面就在3米开外处,水面能清晰映现自己的影像。那个时候,村中大大小小的土路,在下雨天,往往泥泞难行,而村头井口到村中主干道路之间的路径,皆由砖石铺就,足显先祖们对老井的礼敬与尊崇。

古人云:落其实者思其树,饮其流者怀其源。老祖宗掘井引水,恩泽后代,功德无量。贫穷年代里,我们的村庄,靠着三口水井,滋养并延续着一代又一代人

的生命。吃水不忘挖井人,虽不记得先祖们何时谱写了挖井的故事,但我依然能记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一个又一个的淘井人。

淘井,往往选择每年夏季六七月份的农闲时候,由村上长辈中年长者商议并指派一名青壮年劳力承担淘井任务,淘井前先是排干井水,然后下井者要事先喝些驱寒的白酒再下至井底,清除井底淤泥、杂物并疏通井底“泉眼”。水井经过这么一番淘洗,一下子就好像唤醒了青春活力,人们每每打过水后水井又很快涌出涓涓细流,迅即填平原有的水准线。

每逢忆起故乡的老井,思绪总会穿越至童年时代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那时候,物质贫乏生活艰辛,一般家境的孩子们,每逢放学或在外面玩耍回到家里,总是从厨房一角的水桶里,舀上一勺凉水,

也或者趁着大人们不注意,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桶里咕咚咕咚喝起来,清澈甘甜的味道直入心脾,那种感觉真叫一个爽快。

故乡的老井,经历数百年沧桑,沉淀蕴含了十分珍贵的文化色彩。而今,每当忆起故乡往事,总会勾起对老井的特别眷念。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生产力提升,自来水早已接入千家万户,而老井逐渐干涸,又先后被废弃、填平。育之恩,老井,铭刻下故乡之烙印,尘封着乡土之文化,已成为吾辈心中抹不去的记忆,我们永远缅怀她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故乡老井占据着我对村子的重要印象,铸就了我抹之不去的乡愁。

我怀念故乡的老井,就因为她尊贵,因为她慈祥,因为她曾经哺育了祁营村的万物生灵。

中央的小桥下面有妇女拿着棒槌在洗衣服,不时传来嬉笑声……

记得每次和母亲来小南海,她都要带两个空瓶子。走到河水较浅的地方,她会踩着石头拿瓶子灌装从石头缝里涌出的泉水。泉水清澈冰凉,冒着寒气,仿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般,喝上一口,淡淡的清甜瞬间让我回味无穷。我们坐在河边,欣赏着美景,品尝着美味,清新湿润的空气滋润着我的喉咙,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,每年春天,我都会抽出时间来到这里,重新走一走童年时与母亲一起走过的路,重温当年记忆中的美丽景色,找回一些模糊不清的点滴记忆。故地重游,有一种情感始终无法忘怀。

# 故地重游

□冯宝鹤

每年春天,杨柳刚发芽、野花刚绽放,我都会带上相机同家人或朋友到单位附近的小南海转转。因为那里有很多童年的记忆。

我在鹤壁九矿长大。九矿在鹤壁市最北端,与安阳接壤,虽然离市区比较远,位置也比较偏,但是在它周边却有很多好玩的去处。比如小南海、长春观、白玉水库、黄龙洞等,这些地方是我经常光顾和游玩的去处。

记得小时候,母亲经常带我去小南

# 咱村老井

也或者趁着大人们不注意,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桶里咕咚咕咚喝起来,清澈甘甜的味道直入心脾,那种感觉真叫一个爽快。

故乡的老井,经历数百年沧桑,沉淀蕴含了十分珍贵的文化色彩。而今,每当忆起故乡往事,总会勾起对老井的特别眷念。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生产力提升,自来水早已接入千家万户,而老井逐渐干涸,又先后被废弃、填平。育之恩,老井,铭刻下故乡之烙印,尘封着乡土之文化,已成为吾辈心中抹不去的记忆,我们永远缅怀她。

几十年过去了,故乡老井占据着我对村子的重要印象,铸就了我抹之不去的乡愁。

我怀念故乡的老井,就因为她尊贵,因为她慈祥,因为她曾经哺育了祁营村的万物生灵。

中央的小桥下面有妇女拿着棒槌在洗衣服,不时传来嬉笑声……

记得每次和母亲来小南海,她都要带两个空瓶子。走到河水较浅的地方,她会踩着石头拿瓶子灌装从石头缝里涌出的泉水。泉水清澈冰凉,冒着寒气,仿佛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一般,喝上一口,淡淡的清甜瞬间让我回味无穷。我们坐在河边,欣赏着美景,品尝着美味,清新湿润的空气滋润着我的喉咙,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,每年春天,我都会抽出时间来到这里,重新走一走童年时与母亲一起走过的路,重温当年记忆中的美丽景色,找回一些模糊不清的点滴记忆。

故地重游,有一种情感始终无法忘怀。

# 夜赏樱花 漫谈

□郭晓东

鹤壁第三届樱花文化节开幕已有几日了,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,小城外热闹。

夜赏樱花活动为春景添色不少。华灯初上,很多人便走上街头,春风掠过衣衫,整个人变得清爽。还没来到“中国最美樱花大道”——华夏南路就已经能闻到淡淡的花香。走在这条长长的街上,悠闲漫步的游人不禁想起苏东坡的《海棠》: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苏先生唯恐深夜时分花儿睡去,故燃起高高的蜡烛,不肯错过欣赏海棠盛放。如今条件更好,我们安装了多彩的LED灯,光线自不必说。

今夜,赏花主角换成了我们和多情的樱花。在华夏南路与淮河路交叉口赶上晚场,“昭君”飘落的花瓣已与大地融为一体,化作春泥。往南行走,便可看见粉红色的“关山”,间有那白色的“慕青”、淡绿色“御衣黄”,很多人都会特别钟情那“松月”,白得似雪,粉得似霞。

徜徉的人群中,有独自徘徊的行者,有缠绵的情侣,也有志趣相投的朋友家人;有牙牙学语的幼童,有青春洋溢的俊男靓女,也有主要看气质的中年人,精神矍铄的老人……这一刻,大家把平日的喧嚣纷扰抛诸脑后,于这梦幻的樱花树下久久停留。在夜色的画布上一幅春夜赏樱图别有滋味。

不觉夜深了,赏樱的游人仍沉醉其中忘了归路。想想,也只是短短的十几年,绕城而过的清澈淇水,随处可见的街心广场,三季有花四季常绿